

金
縷
百
詠

玄
冥
題



金

集

百

詩



羅





周采泉，原名湜，筆名是水、稀翁。浙江鄞縣人。一九一一年（清宣統三年）生。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。長期任職杭州大學圖書館。有《杜集書錄》《李長祥年譜》《柳如是雜論》《柳如是別傳新證》《文史博議》《老學齋文史論叢》《老學齋詩存》等多種著作行世。

金濤曲 賀儀對是友榮膺博士學位

雅有方能博廣三才龍胎擔上新篁射
簫已向終古承棲徑還是探幽縱鑿為鶯

律峩峩斤斬寂饋於弗終不悔冰絲渠逸

逸地巍聲少諱果味堪嚼

上序百發

桂此作記者時林宗滿貫鳳簫巾郭我為司
藏陳猶祭澄是助君改錯却然契籍抒
豪宴若此才情堪折桂应坐拂韻符文

洞闕張大纛樹其名

同宜家系是草



張伯駒手跡

張伯駒

此詩題寫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八日
丁巳年秋月
張伯駒書於上海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

丁未頃曰。采采竹。通辭以移。太深訓詁
之學。鉛事。詩詞。無要。獨造。益取。徑碧
山。以碗。圓。奉諸。頤。况惠風。而謂。妙精。德。況
肴。有。也。殆。學。力。既。充。懷。富。於。末。情。遂
能。綿。歌。而。激。垂。小。匪。而。今。人。之。僅。見。者。
矣。《子東草堂叢話》

劉南

金缕百咏

题 辞

减 蕤 题《金缕百咏》

危栏倚遍，又叫着荔枝外传。自断斜阳，渺渺
波流大江。曲翻金缕，不似宾州《董笛
谱》。已忍吟诗，词赋三成愁思萦。

甲子花朝

何之破倚声

出版說明

《金縷曲》共一二六字，前後片各六韻，在詞牌中為「中調」，聲調最美，用以作抒情寄懷，則纏綿宛轉；用以作弔古傷別，則沉鬱激楚，選聲赴節，能各盡其妙。故歷代填此詞者較多，且有好多「詞林故事」流傳至今。近人更流行填此調，屢有佳作，散見報刊。惜缺乏專著給初學者作系統介紹。《金縷百詠》為當代著名詩家周采泉老人作品，共輯集其獨撰者百餘首，分為二大類，十二小類，舉凡自然、社會等兩大學科的均有所涉及，內容豐富，思想新穎，詞藻典雅，出色當行。並選錄近代大詞家張伯駒、黃君坦、陳兼于、徐行恭、忻燾、周汝昌等諸吟侶和作，繽紛燦爛，蔚為大觀。末附《承教錄》為諸詞家和作者討論作此調之書札，以示不忘良友切磋。最後為作者《金縷枝譚》，介紹填此詞之經驗，以及此詞之掌故，對讀者可能有所取材。本編有簡註、有評語，為初學者增強古典文學方面文史常識和作品欣賞能力，無疑是會收到預期效果的。

序

壬戌夏，余因學術採訪，南遊滬杭，有幸拜見學界前輩郭紹虞、朱東潤、姜亮夫、施蟄存、萬雲駿、周采泉諸先生，得聞緒論，獲益匪淺。周采泉先生告余：初學填詞宜於金縷入手。蓋此調格式特殊，最能體現詞體本色也。又告余：年來尚有《金縷百詠》之製。采老經驗，乃其親身實踐，體會有得之言。采老對於後生小輩，一向熱心扶植，不遺餘力，甲子年間，遂將《金縷百詠》郵至京都，囑爲序。余自知學識淺薄，遲遲未敢下筆，耽擱許多時日，乃將學習心得，錄呈斧正。

周采泉，原名湜，浙江鄞縣人，一九一一年（清宣統三年）生。祖若父皆有詩名。采老承家學，益自刻苦潛研，工詩、古文辭，並擅駢文。早歲即蜚聲藝苑，詞則至晚始偶一爲之，故自稱「老去填詞」。然其以文才詩情轉而製作長短句，亦時見佳篇，甚得詞界讚許。《金縷百詠》中其自作近百餘首，和作亦數十首，因曰《百詠》。舉凡時序、抒情、酬唱、投贈、題識、題畫、祝壽、慶賀、傷逝、詠物、單題，計十一門類，均爲近年之所作。各類所詠，題材甚爲宏富，或自述家世，直抒胸臆；或追憶往事、懷念舊雨；或題識投贈，論詩談藝，等等，皆能如實體現一代知識分子之詩書生涯及藝術情趣。若干篇章與國事相關聯，如「沉冤十載」

終昭雪」及「名公隻手回天地」，聲討四凶，謳歌四化，俱見赤子肝腸。兼于老人贊之曰：「文字交遊，湖山供養，卻無攜酒花鉢之作，而品顯贈與，揚榷風雅，獨見清韻。」此非虛譽，乃《百詠》之一佳處也。再則，因所詠之題，關係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，相與酬唱者亦甚夥，有如黃君坦首倡爲張伯駒八十壽辰所作之壇韻詞，采老四疊其韻，夏承熹、徐行恭、陳兼于、劉海粟、徐映璞、趙樸初、胡邵諸輩，並有遺聲，一時名家，身手大顯，多藉祝壽爲題，高歌慷慨，共抒「與群公掃徹文壇債」（徐映璞句）之豪情壯志。卷內所集，當於詞壇留下一段佳話，此又《百詠》之一佳處也。至若各詞所附小序、紀人紀事，存錄許多寶貴資料，將來修詞史，不能不讀，此亦《百詠》之一佳處也。以上數端，乃就其思想內容而言，有關藝術創造，仍甚多可取之處，此卷以一調而詠數題，紀叙事，其中有連詠八、九疊者，如壇韻詞，既先爲四疊壽張伯駒，又爲一疊寫西湖雪後之景，一疊懷東坡舊侶，一疊寄陳器成，一疊記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，一疊調千印長，層出不窮，頗極能事。如酒韻詞，連詠十疊，同樣自強不息，無有止境。周汝昌評曰：「凡步原韻處，咸如土委地，了無痕跡，且各具巧思，匠心獨運，不勝欽佩。」又曰：「拙韻四疊，愈出愈奇，無一韻不新，無一韻不穩，若由已出，貼切自然，是何大才，不勝怖服之至矣。」

采老疊韻，何以獨臻此境，才情以外，若細心吟繹，其中似仍有可循之跡：一、金縷此調，格式甚不整齊而又極爲整齊，表面上句式參差，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八言，應

有盡有，實際上除第一句外，上下兩片各句之平仄、韻位、字數則完全相同，格律相當嚴謹，上下兩片構成對立統一之藝術整體。這種格式，最富表情力，宜於陶寫繁複多變之情感活動。或大聲鞶鞳，或小聲鏗鎗，皆不受所限。采老以一調而百詠之，可謂善擇腔也。二、金縷此調變化無窮，各種筆法皆宜所用。或以賦爲詞，以詩爲詞，以文爲詞，或寫景、抒情、發議論，均能各得其所。采老以一調而涉衆法，可謂技不窮也。三、金縷此調，於變中又有不變者，如上下之第六句，單句用韻，處居中位置，要其承上啓下，方爲合作。梁啓超曰：此句爲全詞筋節，最爲可學。采老百詠其調，於此句獨多講究，可謂正當行也。此數端，製金縷、學金縷者，不可不知，然金縷之特色及采老之經驗，當遠遠不止於此。余不才，難以盡其萬一，懇請方家有以教之。

乙丑年立秋，後學錢江詞客施議對謹識於京門之未容膝齋

白序

曾記有人說過：「填詞先要當行，進而求出色。」怎樣叫「當行」？我的理解是：「詞必須和詩劃清界線，另出機軸，所以『當行』也談何容易！」舊友夏承燾教授說：「詩人不能填詞者有之；未有詞人而不能詩者。」就是說要學詞必須先學會做詩。我家自先祖以來均以詩鳴於時，但均不能度曲，我「老去填詞」，又無名師指教，僅能按平仄倚聲，怎能說得上「當行」？遑論工拙。其所以專填《金縷》一調者蓋亦有故。承已故詞家張叢碧（伯駒）先生謬愛，時以新詩、詩鐘來函督和，遂成文字縞紵之交，越數年，先生八秩，以《金縷》來徵和。原唱出於黃君坦先生，末韻爲「燈」韻，不易討巧，我不甘示弱，和「燈」韻至十餘迭，深得黃、張兩老激賞，此爲我填《金縷》之嚆矢，實際上是出於被動招架的，對詞學向乏修養的人，何能一蹴即就成爲「當行」。

我對填詞雖不能算爲「當行」，但專填一調，果然成集，「如魚飲水，冷暖自知」，體會和經驗還是值得一談的。我以爲詩嬗變爲詞最主要的是把格律整齊的近體律、絕改變爲「長短句」以適合於音樂美。近體詩的律、絕是講究平仄音韻的，可詞的平仄音韻，比律、絕還要嚴格，這就是夏老認爲學詞先得學會做詩的道理。但有一點必須注意：便是詞中的五、

七言句子，和詩中的五、七言句子，意境、修辭，有着微妙的差別，決不能貪圖便捷，把五、七言律絕句子拖泥帶水組織到詞裡來；同時律絕基本上是叶平韻，詞雖也有平韻，但是以仄韻或平仄互叶的較多，力求打破律、絕的板滯，這就給詞賦予強盛的生命力。另一方面詞韻比較寬，甚至上、去兩聲可以通叶，這樣詞的盤旋餘地便較近體詩來得寬裕，這是詞比詩受人喜愛的一方面；也必須注意：詞是講究聲律的，因之有好多關鍵性的字眼，如「領字」（即換頭或轉折處的助詞、襯字），從字面上看似乎無關緊要的，有時卻要嚴別「去」、「上」，因之詞是易學而難工。

凡是學習書法的人們，他們在入手之初對每種碑帖，總得臨摹幾千遍，才能收到得心應手之效。我之專填一詞用意也是這樣。首先是要把平時做律絕的慣性，來一番脫皮換骨的改造。我認為學詞從《金縷》着手，有這樣一些好處：一、《金縷》是詞牌中聲調最美，長短適中的詞調；二、它是名符其實的長短句，三字、四字、五字、六字、七字、八字句逗，都有。而這裡的五、七言，又和律、絕的五、七言有別，七字句裡竟有連用四個平聲的，就這樣逼着舊詩人向詞學邁進了第一步；三、《金縷》有嚴調、疏調、極疏調，所謂「嚴調」，也僅僅是七字句，和末兩句的三字句，綜覽歷代詞人填此詞者也很少嚴格遵守。目前詞家大致愛填此詞原因不外於此。本編的主要特點，是取材廣，上自天然科學，包括災異、詠物；次之社會科學有關文史、懷古、撫今、慶賀、悼念之雜無不具。推陳出新，自成機軸，即事抒懷，

如行雲流水，~~因~~不計其工拙耳。

昔趙香宋（熙）先生以詩鳴於時，晚年忽發興作詞，成詞二三百首，爲士林傳誦，予竊慕之，故「百詠」僅爲桑榆娛樂之雜，歡愉、悼逝之作悉寓其中，意與境適，情隨事恰，得冲夷澹宕之趣，無嘆老嗟卑之慮，此則詞人之幸，亦時代之賜也。因爲退休以後所作，故分門不編年。荷承老友何之碩，畏友施議對諸君，謬加評駡，盧石臣老弟輯錄成編，並此申謝！少女晚紅才鴻詠絮，性喜效顰，在牖啓授意之下，略作箋註，聊表出處，疏忽孔多，還望讀者有以教之。

序

一九八八年周采泉識於杭大新村老學齋，時年七十又八

目 錄

題辭	施議對
出版說明	周采泉
序	
自序	
金縷曲總目	
自然類	
(一) 時令之屬	
詠雪(俯瞰臨無地)	
雪後(恍似紅塵外)	
春雨連宵;海棠開矣(暮靄凝天宇)	
大雷雨(珍重駒光隙)	
端午(長至兼重午)	
秋思(涼暑初消歇)	